

难忘的书和人

扬之水的《楮柿楼集》

汪家明

记得是2003年3月的一天，我调到三联书店工作还不满三个月，就请《读书》的编辑吴彬约扬之水谈稿件事。那时我策划“细节阅读丛书”，希望通过放大事物的局部，讲出背后的道理，引导作者和读者的趣味，躲过学界的浮躁。我列了几个假设的名目：《两座基督教堂》《十二把明代椅子》《二十位人性的见证者》……扬之水所做古代名物考证，与会者有楼庆西、杨泓、尹吉男、鲍昆、孟晖、张琳等，扬之水也参加了。

那时称扬扬之水的本名赵丽雅，后来知道她还有一个名字是赵永晖。年龄相近的人都知道，“丽雅”这个名字来自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扬之水”来自《诗经》，“赵永晖”有什么典故就不清楚了。

“细节阅读丛书”的第一本是孟晖的《花间十六声》，以散文笔法考证了《花间集》中涉及的十六种古代贵族妇女的用品，很受读者欢迎，至今还在重印。丛书陆续出版了多册，但没有扬之水的，因为她的稿子很抢手，不必放在一套丛书里，比如她的《桑奇三塔》是应我之约给三联书店的，作为单本书出版了。也许就此结下了缘分。

2011年4月，我调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不久就与扬之水谈，想把她二十几年来关于名物的书稿出一套合集，一套最好的版本。转眼一年过去，这期间她陆续出版了三卷本《〈读书〉十年》，然后腾出时间整理其他书稿。2012年5月23日，我到她家初步拟定《楮柿楼合集》十三卷。她列了一个目录，包括《诗经名物新证》《唐宋家具寻微》《宋代花瓶》《两宋茶事》《物中看画》《藏身于物的风格故事》等。我很兴奋，当天就与宁成春老师通了电话，请他做设计师。这套书很适合他设计，很需要他设计。出于一贯对我们的支持，宁老师一口答应。告诉扬之水，她也很满意。

所谓“楮柿楼”，是因为扬之水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一棵合欢树，合欢树又名楮树。扬之水书1991年出版《楮柿楼读书记》时求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启先生一题读了“楮柿楼”三个大字横匾，这三个字正好可以用在丛书名上。商谈多次，最后定下出版十二卷，前十卷都有现成稿子（以扬之水做学问的严谨，还需要逐篇修改，另外找高画质的图片也非易事）；十一、十二卷《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中国古代金银器》她还要下功夫从头写过，不过放在最后出也不耽误。这年8月30日，香港中和出版社的总经理陈翠玲（原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吕爱军在我办公室，与扬之水商定，人类版出版的同时，由他们出版繁体字版。12月5日三方签订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由王铁英担当，她是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的研究生，来人美社多年了。

一套皇皇大著的出版就这样开始了。出书顺序并非按卷次排列，而是哪卷完工就先出哪卷。最早出版的是第三卷《香识》和第四卷《宋代花瓶》。《香识》谈的是古人焚香、熏香故事，篇目有《莲花香炉和宝子》《香合（盒）》《两宋香炉源流》《宋人的沉香》等七篇，文章不过十万字，图片共有二百三百幅，索引足足二十页。作者认为：“中土香事原有着久远的传统，一是礼制中的祭祀之用，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焚香。魏晋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东传的香事之种种，不过是融入本土固有的习俗，而非创立新制。至于两宋香事的兴盛发达，却是与高坐具的成熟密切相关。其时士人的焚香，原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后世看得是风雅，而在当日，竟可以说风雅处处是平常。”

《宋代花瓶》也由七篇文章组成，内容稍微开放些，除了谈花瓶，还谈到与花瓶相关相近的《笔筒、诗筒与香筒》《宋人居室的冬和夏》《名刺、拜帖与拜匣》等。

此后的数编，大致是这两种体例，或者专门一些，或者敞开一些；图片多，注释繁，索引长。纵观这套书，最大的特点是见微知著，从细节出发，考证和阐释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得出前人未曾涉及过结论。扬之水特别喜欢“寻微”这两个字，几次用到，大概因为它比较恰当地描绘出她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她的“寻”，表面看比较随意，以能够吸引她的兴趣为前提，实际上正像她自己说的，谨记老师的教诲，“把琐细的考证结系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在写文章之时，“背后也几乎都有一个大题目的预设”，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她对所选择的课题有兴趣，所以能够耐住性子，一点一滴考证和梳理，并时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她从今人所谓“犛房”的造型与纹饰中发现温暖、温柔的东西），这是她坚持自己的研究的底气。

这套书表面看有点“杂”，有文学（《诗经名物新证》），有艺术（《物中看画》），有生活（《两宋茶事》），有宗教（《桑奇三塔》），但杂而不乱，似杂而统，说到底都是通过名物考证还原古人的生活。她说，“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她的研究不是古玩欣赏，不是文物鉴定，而是从错落落的精致中，收拾一个两个迹近真实的生活场景，拼接一两页残损掉的历史画面。正是这个“杂”，撑起了扬之水的学术房厦。从扬之水身上，我清楚地看到王世襄先生从“冷门”课题进入研究领域的传统，而她比王世襄做得更专，更深入。

因为研究对象比较“冷”，比较“杂”，在论证过程中就比较“冷”。为此她特别重视流传至今或新旧出土的视觉资料的作用，这些古画、古物是她研究的前提之一。有时候为了了一幅图专程旅行数千里，去博物馆，去考古现场，而这幅图有时就决定一个课题的成败。除了依据视觉资料进行考证，她还频繁使用多重考证法，从古文、古诗、乡谚、俗语等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些考证本身也是饶有兴味的。她考证《孩儿诗》和《百子图》时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中，却是最少表现这一类情感的作品”，“偌大一个古典文学王国，‘童趣’竟是稀有之物。一个成熟的文明，却没有为童心和用童心创作出来的童话留出足够的空间”。于是她的考证就有了空谷足音的意义。

学者罗世平认为，扬之水的名物研究，是“具体而微的近距离观察，接近微观的史学方法”，“做好这件事，必定要在文献和图像上同时用力，这一点，既是名物学的传统，又表现出现代学术的性格……除了方

法，作者呈现的是鉴识名物的立场，或称之为‘名物观’”。扬之水的研究的确既有独自摸索出来的方法，也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从来不随大流。

有意思的是，扬之水的读者群大大超出了名物之辩的专业范围，得到一般文化人的喜爱——除了有趣的题目，还与她的文笔好有很大关系。她的考据文章其实都是雅致的散文，比如《宋代花瓶》的开篇：

瓶花的出现，早在魏晋南北朝，不过那时候多是同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鲜花插瓶真正兴盛发达起来是在宋代。与此前相比，它的一大特点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其间区别又不仅在于规模 and 范围的不同，更在于气象和趣味不同。影响欣赏趣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因素，便是家具的变化，亦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精致的雅趣因此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此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

文字明白晓畅、干净平实，而又有书卷气。

设计版面时，为了不打断文字的“气”，同时顾及图、文和注释的同页对应，我建议用一种特殊的格式：每页文字排在订口一侧固定位置，占三分之二空间，上方三分之一位置留给图片，横向接近切口的三分之一位置留给注释，如此，打开书页一路翻翻下去，则书页上部成为图片的展览带，下部则是完整成块的文字；如果有的图片需要放大，或者图片太多，需要更多空间，则宁愿

整页上下全部印图片，文字板块直接跳到下一页，读起来还是连贯的。

为了这套书的设计，宁成春老师找了一幅有树的古画，经过勾勒修改，作为图案，以粗纹纸压凹放在每本的封面；书脊包深灰色布，烫金“楮柿楼集”字样。有人评价这一设计有宋人雅韵。正文的图片经过设计助理鲁明静逐幅加工，在扬之水的亲自参与下，色和形尽量接近原物原貌，精美清晰，以能够说明考证内容为是……

在版权页上，我的身份是“选题策划”。出版专业的概念里，策划是一个高大上的词，要对一部书稿进行全面的策动和谋划。可是我只是提出在人美社为扬之水出一套最好的版本，至于篇目选择和具体内容安排，都是扬之水亲力亲为，所以能做到周到熨帖，尽善尽美。在每本书后面加一件赠送读者的纪念品，也是扬之水提出来的。她认为集子中的许多文章是发表过的，有的整本书也出版过，完全一样，对不起读者。所以，除了每本书都有增删修改之外，再加上一件小礼品，多是扬之水用毛笔书写的古文、古诗的手卷的仿真品，精雅的小楷，也符合这种珍藏版图书的性质。

2014年春节后刚上班，工厂送来《香识》《宋代花瓶》样书，看上去如工艺品般，真令人爱不释手啊！以后各卷自是以此为标，本本用心。其中《唐宋家具寻微》一卷还获得中国图书评论和中央电视台中国好书签。《楮柿楼集》（十卷本，最后两卷惜未完成）堪称我出版生涯中做得最精美的套书，也是最好看的书。

2022年3月12日 北京十里堡



笔会

走进博物馆（版画）

臧亮

那天在虹口来福士的城市集市，又看到老上海风情街的烟纸店，遥远的记忆瞬间又在脑海中跳了出来。

从出生到结婚离婚，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住在十六铺小东门的一幢假三层二楼的街面房子里，一开窗，就看到车来入往的人民路。房子的底层，有一爿烟纸店，出售肥皂草纸、香烟啤酒、针线纽扣等近百样日常杂货用品，夏天还兼售冷饮瓜果。记忆中周边类似的小烟纸店不下二三家，因地处老城厢居民密集区，生意都很不错。

通过祖母平时的絮叨，我得知，祖父母从宁波乡下上来上海觅生活时，先在十六铺码头摆水果摊，挣了钱后，在码头对面顶下房子，开了水烟店，接着在不远的人民路租了这幢住宅，让一大家子安顿下来，底层开了烟纸店，主要由二伯母打理，后来人手不够，又雇了个店员。

我一直记得，烟纸店的门面是一个L型的柜台。临街面是玻璃的，柜面上斜放着几排大玻璃瓶，瓶里盛放着五彩弹子糖与各式蜜饯，柜子里则展示着各式商品。内侧柜台是木制的，柜面上堆满了草纸、肥皂等商品。木柜台上放着一架黑白的拨盘电话，打一次收四分洋钁。柜台右边则形成了一条走廊，供楼内人进出。

烟纸店空间不大，后面是开放式的，连接着客堂、厨房。厨房里放着几只煤

球炉子，一到烧饭炒菜时间，油烟与菜肴就穿过店堂，在烟纸店里飘散。烟纸店的后门是一条窄窄的弄堂，放置着一排水斗，供人洗刷，弄堂一直通向旁边的高桥路。

我记事时，烟纸店已收归集体，二伯母与先前的雇工成了小店的营业员。雇工以进货为主，二伯母则主要照看店面。由于这种前店后住家的业态，很难严格分清店与家之间的物理界线，二伯母常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跑到店里接待顾客。我们楼里的一些孩子们，也时常聚在柜台内外聊天，有时还会帮着做些生意，收进的钞票就扔在柜台的抽屉里，好像也没发生过什么钱的事情。

那时我们人小，除了偶尔帮忙接待顾客外，做得较多的是些辅助性工作。一个是帮助数草纸。当时草纸的包装是半人高的一大扎，不象现在一刀一刀的，

而且起买点很低，几分钱就可买，我们就把草纸十张一叠叠好。还有就是切肥皂。把一条一条的肥皂切成肥皂一块块的，堆在那儿晾干。记得那时肥皂半块也能买，每逢买半块肥皂，就要把刀放在肥皂的中间，问他这样可以吗？得到首肯，再把刀一下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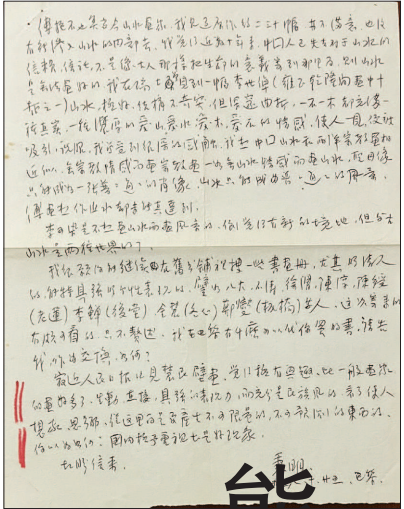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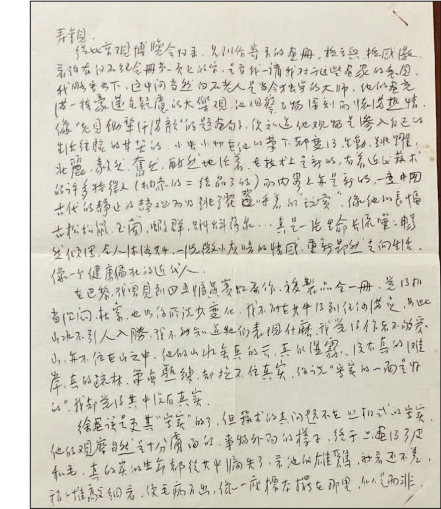
令我们最起劲的“桑窝”，是帮忙贮藏物品。小店后面的堂屋地下有个贮藏洞，放置店内一些需低温保存的啤酒、白糖等，每当需要取东西放东西的时候，我们总特别兴奋地围在洞口，帮助拿东递西。在我们的眼里，那就是个神奇的洞。

烟纸店早晚要卸装又高又厚的牌门板。牌门板很重，我们拿不动，也帮不上忙，但牌门板下边有一条缝隙，很窄很窄的，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顾客在柜台前买东西时，往往不小心会有些硬币掉进去，一分二分的，有时还有五分

的，硬币掉下去后，看不清也拿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

我们发现这个秘密后，别提有多高兴了，就在晴朗的白天，借助太阳光，斜着头，脸颊贴着柜台玻璃，眼睛拼命朝缝隙中瞧，看清目标后，就用两根铁丝，伸进缝隙里，夹住硬币，慢慢提升上来，有时提到一半又会掉下去。不过每次屏住气，小心翼翼的，总会有几分钱的收获。有时运气好，能夹个五分钱的硬币上来，那真是“发财”了！夹了钱后，就在烟纸店买了盐金枣、橄榄、弹子糖等蜜饯糖果，大家分而食之。

烟纸店开在街边，不仅仅是购买商品、方便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成了弄弄里重要的社交中心。附近的居民来购物之余，总会聚在一起聊聊天。派出所的民警下社区，会在柜台旁与大家一起交流民情，连家访的老师，也常常站在柜台边



熊秉明点评现代画家

陈晓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6年组织了一次公费留学考试。择优录取前往美、英、瑞士等国的公费生一百二十名。此外招收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公费生二十名、留法交换生五十名。在这期留法交换生中，除了为人熟知的画家吴冠中以外，尚有后来以翻译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兰波作品著称的文学翻译家王道乾，以及学哲学的熊秉明和顾寿观。可谓集一时才俊。

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数学家熊庆来之子。他和顾寿观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同班，交谊至笃。赴法后不久，熊秉明即放弃专业，改习雕塑。四九年，时局天翻地覆，这些人都面临是走是留的抉择。他们抵掌夜谈，激烈论辩。熊秉明因为学艺术未精，决定在巴黎继续学业。其他几人则选择回国投效。“寿观说只有耕田、锄地、收割是真的劳动，道乾诅咒艺术的无用与虚滥，文清呢，以为在新社会里画人可以尽情快活地创作。”（按：文清指画家刘文清）

谁都没想到，同学少年的这次分别，险些成为永别。归国的顾寿观、王道乾、刘文清、吴冠中此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大磨难。

比如刘文清，六十年代后期“受到冲击，精神失常，自说画家浪费纸张有罪，每天到街上捡马粪预备造纸，屋子的一角堆满用大衣口袋装回来的原料，屋里的气味和马厩一样”（张新颖著《九个人》）。

以前曾读到熊秉明描述数十年后他和王道乾重逢的一幕，令人慨然：“一九八五年我和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拉巴斯迪德先生到上海和上海外语学院签订交流活动。接待部门安排我和道乾见面。我很记得在一间客厅里等他时的迫切心情。然而我们一见面，似乎一切都敷上一层霜。他的面孔上浮起吃力的笑，仍是那种吃力而并不紧张轻松的笑，但是终究有了不同。过去的笑是从心灵深处绽现的，遥远而神秘。而那一天我看见的笑疲倦而冷淡。我们就以这冷漠的基调出发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自己也感到别扭。第二天我离开上海，我想我们成为陌生了人。”（《我所认识的王道乾》）

至于跟熊秉明最要好的顾寿观（熊评价他时用的词语是“理性”“哲学气质”“高标”等等），名声几近湮灭。除了他翻译的柏拉图《理想国》以及斯宾诺莎的几种著作外，几乎已查不到什么跟他有关的记述。只知道他先在中国科学院任职，后转入商务印书馆做西洋哲学翻译。“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白旗’遭批斗，要拔掉他这面‘白旗’。”（吴冠中《熊秉明》）又据说，顾寿观后来发了疯，精神一时好一时坏。1990年，他病逝于北京市温泉结核病医院。

几年前，买到过一通熊秉明写给顾寿观的书札。此信写于1958年。内容是纵论当时一线画家。吴冠中曾评价熊秉明“他的眼光是中国品位和西方精神相结合的，对绘画语言体会得比较深入”。此信有公之于众的必要，在此将全文照录如下：

寿观，从北京观博览会归来，见到你寄来的画册，极高兴，极感激。看你在白石石纪念册第一页上的字，是要我一讲我对于这些画家的意见，我略写出下。这中间当然白石老人是当今独步的大师，他

与家长们沟通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的表现。民警、老师来得多了，相互熟悉了，还会抬头与二层阁楼上倚在窗前的老祖母“隔空”聊上几句，常常说得老人家哈哈大笑。

住在烟纸店的楼上，烟纸店似乎已与我们的生活连成一体。冬天下雪天，我们会坐在店内的高凳上，捧着灌满热水的盐水瓶，隔着落地玻璃橱窗，看路上的行人缩着头颈、匆匆走过；夏天暑热，我们一边喝着母亲刚刚给我们的一小块黄金瓜，一边围着店前放着的一大筐西瓜、大声帮着吆喝；平时遇到急事，特别是夜晚，我们走下楼梯，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就能随时与对方通话，就像拥有私人电话一样方便。

随着城市建设与商业业态的升级发展，烟纸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我家楼下的烟纸店也撤掉了，二伯母去了女儿颐养天年。老宅拆迁后，在烟纸店的原址，现代化的复星艺术中心拔地而起，成了上海的新地标之一。但楼下那片烟纸店，却始终藏在我心中，难以忘怀。一想起它，我就会想起这样的情景：

我在阁楼上听祖母讲老底子的故事，烟纸店下厅，彩色玻璃上“永昌烟号”四个斗大的颜体字，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橙红色的斑驳，映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

的画充满一种豪迈无疑虑的大乐观，他观察百物深刻而怀满腔热情。像“老见锄犁汗满颜”的题画句子，便知道他锄犁是渗入自己的生活经验的甘苦的。小虫、小草在他的笔下都变得生动、跳跃、壮丽、毅然、奋然、酣然地活着。在技术上是新的，有着近代艺术的许多特征（抽象的一结晶了的）。而内容上亦是新的。一变中国古代的静止的静观的为跳跃欢呼着的“玩赏”。像他的长幅古松松鼠、玉兰、群虾、蝌蚪落泉……真是一片生命长流哗哗畅然倾泻，令人沐浴其中，一洗微小灰暗的情感，重新昂然走向生活，像一个健康猛壮的近代人。

在巴黎我曾见到四五幅黄宾虹原作，复制品全一册。觉得相当沉闷、枯索，也如你所说少变化。我不能在其中得到任何满足。如此山水不引人入胜，我不知道他们表现什么。我觉得作者不够爱山，亦不住在山之中。他的山水无真的云，真的迷雾，没有真的滩岸，真的疏林。笔墨熟练，却捉不住真实。你说“写实的一面是好的”，我都觉得其中没有真实。

徐画该是更其“写实”的了。但艺术的真问题不在照相式的写实。他的观察自然是十分肤面的，事物外面的样子，终于只画得了皮和毛，真的实生命都从其中漏失了。看他的雄鸡，初看还不差，稍稍推敲细看，便毛病百出，像一座标本摆在那里，似是而非。

傅抱石也算当今山水画家。我见过原作的二三十幅，亦不满意。也没有能渗入山水的内部去。我觉得近数十年来，中国人已失去对于山水的信赖、信任。不是像古人那样把生命的意义寄到那里面，则山水是无法画好的。我在瑞士曾见到一幅李世倕（雍正乾隆间画中十哲之一）山水，极好。结构不奇突，但深邃曲折，一石一木都充满一种真实，一种浓厚的爱山水爱水爱石的情感。使人一见，便被吸引，说服。我曾受到很深的感触。我想中国山水和西洋宗教画相近似，无宗教情感而画宗教画一如无山水情感而画山水。圣母像只能成为一张普普通通的肖像，山水只能成为普普通通的风景区。傅画想作山水却未能真达到。

李可染是不想画山水而画风景的，倒觉得有新的境地，但与古山水是两种世界的了。

我很愿你能继续在旧书铺里搜一些书画册，尤其明清人的，能特具鲜明个性表现的。譬如八大、石涛、徐渭、陈淳、陈绶（老莲）、王铎（复堂）、金农（冬心）、郑燮（板桥）等人。这次寄来的有颇可看的，只不赘述。我在巴黎有什么可以代你买的书，请告我，作为交换，如何？

最近人民日报中见农民壁画，觉得极有兴趣。比一般画家的画好多了。生动、直接，强烈的表现力，而充分是民族风韵。看了使人想家，思乡。从这里面是更产生不可限量的、不可预测的东西的。你以为如何？国内极予重视甚是好现象。

甚盼来信。

秉明 一九五八、十、廿五 巴黎